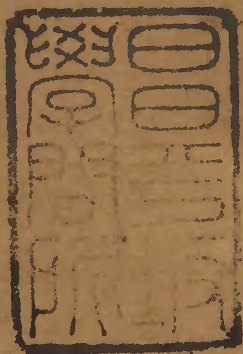


晉史略



漢	九	二	冊
書	〇	〇	函
門	一	〇	架
類	六	〇	冊

內	九	二	冊
閣	〇	〇	函
文	一	〇	架
庫	六	〇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6
冊數	20 (12)
函號	290 97

第六冊下 第七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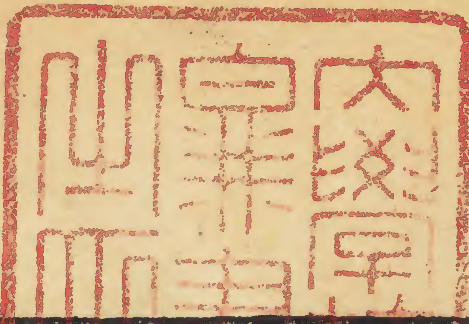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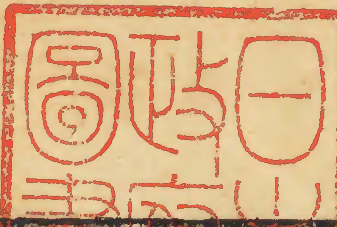


晉畧列傳二十二

華恆

華恆字敬則平原高唐人曾祖歆魏太尉祖表魏尚書五等建封
觀陽伯秦始中拜太子少傅轉光祿勳遷太常遜位拜太中大夫
以苦節立名父廙字長駿魏時以妻父盧毓典選引嫌不得調晚
始為中書通事郎武帝少親之秦始中遷冗從僕射歷黃門侍郎
散騎常侍前將軍侍中出為南中郎將河北都督乞終喪廷旨荀
勗先為子求廙女不得嫌之廙僚壻鬲令袁毅以賊敗勗因排廙
免之並削爵土以子混襲封混佯狂不拜太康初大赦廙得復封
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為中書監惠帝時加侍中光
祿大夫尚書令進爵公坐事免官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進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廙以辭勗婚坐廢然韓壽因賈后求妻廙

淺草文庫



孫虞竟不許也恆博學清素尙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康初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辟王渾司徒倉曹屬除散騎侍
郎紫遷常侍北軍中候領軍將軍愍帝卽位拜尙書進封苑陵縣
公劉曜逼長安出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合義軍得二千人未
及西赴長安陷沒時羣賊方盛州郡相繼奔走恆欲棄郡東渡而
從兄軼爲元帝所誅自疑先予王導書導言于帝帝曰兄弟罪不
相及況羣從乎召補光祿勳未拜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
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尙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請俟還洛恆
引漢獻帝居許卽便郊紫從之以疾解職轉廷尉加特進太寧初
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表轉護軍疾
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太保國子祭酒成帝時愍帝所
賜封進爵一皆削除恆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

陸曄陸玩

峻之乳侍帝至石頭初恆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
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殺害然獨敬恆鍾雅劉超之死恆賴
讓獨免帝加元服納后寇難之後禮籍靡遺恆考正撰定皆有依
據郊廟辟雍朝廷軌則多恆建議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
固讓未拜會卒年六十九卽以爲贈謚曰敬

陸曄字士光吳郡吳人也少有雅望爲從兄機所偏居喪以孝聞
察孝廉除永世烏江二縣令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辟爲祭酒尋
補振威將軍義興太守以疾不拜預討華軼功封平望亭侯紫遷
散騎常侍本郡大中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時侍中皆北土帝
欲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特拜焉遷尙書領州大中正明帝
卽位轉光祿勳遷太常代紀瞻爲左僕射領太子少傅加金紫光

褚裒傳三
祿大夫代卞壹爲領軍以平錢鳳功進爵江陵伯帝不豫遺詔曄
錄尙書加散騎常侍與受顧命入殿將兵直宿成帝卽位拜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給親兵百人常侍如故蘇峻之難隨帝石
頭舉動方正不爲凶威變節峻敬待之使守臺城匡術歸順推曄
督宮城軍事峻平加衛將軍給千兵百騎進爵公封次子嘏新康
子咸和中歸里省墓以疾卒年七十四贈侍中車騎大將軍謚曰
穆弟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不就辟召元帝作相引爲
參軍王導請昏于玩玩却之紮加奮武將軍王敦請爲長史逼以
軍期不得已受命敦平尙書令郗鑒議敦佐吏不能匡正宐皆免
官禁錮溫嶠上表申理得不坐拜侍中遷吏部尙書轉左僕射領
本州大中正蘇峻之亂與曄俱守宮城玩潛說匡術歸順封興平
伯轉尙書令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讓不

許尋而王導郗鑒庾亮相繼殂謝以玩德望遷侍中司空謙讓不
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乃辟寒素有行之士玩性通雅不以名位
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年六十四卒謚曰康

褚裒

褚裒字謀遠河南陽翟人也襲父顛爵關內侯補冠軍參軍諸王
爭權避之幽州河北復亂乃還鄉里河南尹舉裒行本縣事于時
天下鼎沸裒招合同志將圖過江先移住陽城界道斷不得前洛
陽陷與滎陽太守郭秀共保萬氏臺秀與流人帥陳撫等構怨裒
說撫曰所以在此謀逃難也宐勦力備賊而自相攻擊是避阬落
井也秀雖失理應且容之若遂所忿胡賊乘虛而至城必不守諸
君雖得殺秀柰細紮何撫等感悟善秀如初明年率數千家將謀
東下道險不得進因留密縣司隸荀組以爲參軍假廣威將軍復

領本縣率邑人三千督新城梁陽城三郡諸營事遷司隸司馬仍督諸營率眾進至汝水柴肥口復阻賊乃單馬至許昌見司空荀藩藩以爲振威將軍行梁國內史部曲將耿奴得眾而專眾常優遇之建興初遷豫州司馬督司州軍事太傅參軍王元代眾眾知其不能容奴因誡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一宐深慎之元勉納眾言外羈縻奴內實懷恨會遷陳留將發收奴斬之奴餘黨聚眾殺元郡內大亂徐州賊帥張平因而乘之郡人恐將歸平組遣眾撫之乃定舉吏部郎不行遂東過江元帝爲晉王拜散騎郎轉太子中庶子出爲奮威將軍淮南內史永昌初王敦構逆遣將領五百人隨戴淵赴難明帝卽位徵拜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帥成帝初爲左衛將軍蘇峻反拜侍中典征討軍事王師敗王導謂眾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眾卽入上閣躬自袞帝登太極

前殿與導等共侍左右峻兵入眾臨陛正色呵之眾莫敢逼峻擅政猶以爲侍中從幸石頭明年與陸曄等鎮苑城匡術歸順蘇逸任讓圍之眾等固守賊平封長平伯遷丹楊尹京邑遭焚掠人物凋弊賴眾撫集復安代庾亮爲中護軍鎮石頭尋爲領軍徙五兵尚書加奉車都尉監作新宮遷右僕射轉左加散騎常侍代何充爲護軍咸康七年年六十七卒贈衛將軍謚曰穆

孔愉

孔愉字敬康其先世居梁國漢末避地山陰因家焉祖竺吳豫章太守父恬吳湘東太守從兄侃吳大司農竺有名江左愉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吳平入洛惠帝末歸鄉里行至江淮間遇封雲之亂逼爲參軍不從將殺之雲司馬張統救之乃免遂變姓名入新安山中躬耕讀書信著鄉里後忽舍去皆以爲神人爲之立

祠元帝爲安東命爲參軍邦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除駙馬都尉丞相參軍年五十矣華軼平以功封餘不亭侯中興建長兼中書郎帝任刁協劉隗頗疏王導愉陳導忠賢不合旨出爲司徒左長史累遷吳興太守沈充之亂棄官還朝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太常蘇峻入京師朝服守宗廟峻平遷尙書愉之爲長史也以溫嶠母亾遭亂不葬不過其品及平峻嶠有大功愉往詣嶠嶠執愉手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者惟君一人耳轉右僕射領東海王師遷左咸和八年詔給尙書令陸玩親信三十人廩愉二十人愉上疏固讓優詔不許重表曰方今強寇未殄疆場日駭政煩役重百姓困苦姦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後倉庫空虛功勞之士賞報不足困瘁之餘未見拯卹呼嗟之怨感動鬼神宐筭官省職貶食節用勤撫其民

以濟其艱臣等不能贊揚大化糾明刑政而愉安高位橫受寵給無德而祿殃必及之不敢橫受殊施以重罪戾從之王導于都坐詰愉君言姦暴誰邪愉因大論朝廷得失陸玩固抑之乃止後導將以趙允爲護軍愉曰中興以來處此位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允居之邪導不從甚銜愉言後省左右僕射以愉爲僕射乞骸骨不許轉護軍徙領軍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出爲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句章縣有漢時舊陂毀廢數百年愉巡行修復溉田二百餘頃皆成良業在郡三年乃營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爲宅艸屋數間棄官居之送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年七十五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子汪以直諫假安國以儒素顯初愉與同郡丁潭張茂齊名潭字世康茂字偉康時人號曰會稽三康王導嘗謂愉有公才

而無公望潭有公望而無公才蘇峻之難潭爲常侍侍帝石頭康
帝時以光祿大夫致仕年八十卒茂爲吳興太守與三子皆死沈
充之難妻吳郡陸氏傾家率部曲討充充敗陸詣闕上書爲茂謝
不克之責詔以茂夫妻忠誠舉門義烈贈茂太僕

孔坦

孔坦字君平愉從兄侃之子也祖沖吳丹楊太守坦方直有雅望
通左氏春秋元帝爲晉王以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
尚書郎時臺郎初到皆試策帝手策問曰吳興徐馥爲賊殺郡將
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鯨而興禹徐馥爲逆何
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弑君汗宮緒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
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
能屈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悅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皆除署

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

秀孝多不敢行到者^{史云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按坦奏甚}堽託疾帝欲除署孝廉到者

^{漸史文不明}坦奏議曰古者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平康之世猶假漸漬

以日月自喪乳以來十有餘載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
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厯三載累遇慶會遂
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冀
于不試冒昧來赴旣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
闕也同若徧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頽
風傷教懼于是始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臨事改制示短天下人
聽有惑臣竊惜之愚以王命無貳憲制宐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
如不能試可不拘到否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泛問經義
苟所未學實難闡通不足復曲碎垂例違舊造異謂宐因其不會

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修學校皆延五年以展講習之期帝納
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後坐事被譴棄官歸會稽除領軍
司馬未赴而沈充作難與虞潭等共起義兵事平始就職王導請
爲揚州別駕咸和初遷尙書左丞蘇峻反與陶回共白導請先發
制之導以爲然而庾亮不從賊遂渡江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城陷白衣者俱免峻遷帝石頭坦奔陶
侃侃引爲長史時義軍夜築白石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咸謂
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天
今清靜賊必不動沒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偵之而信初郗
鑒鎮京口侃等令以兵會故賊得東坦謂侃曰本不應召郗公遂
使東門無限空速遣還雖晚猶勝不也固爭乃聽賊勢遂分峻平
拜吳郡太守以年少辭改丹楊尹又辭時宰未許坦慨然曰昔肅

祖臨崩諸君親據御牀共奉遺詔孔坦疏賤不在顧命之限既有
艱難則以微臣爲先今猶俎上肉任人膾截耳拂衣而去乃遷吳
興太守封晉陵縣男加建威將軍歲饑運家米以振窮乏詔募江
淮流人爲軍有殿中兵因亂東還來應坦募坦不知而納之或諷
朝廷以坦藏臺中叛兵遂坐免尋拜侍中咸康元年王導請爲大
司馬司馬石勒死石虎擅趙政勒養子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
遣使請內附坦與聰書諭納並招石生于關中詞旨慷慨旣而朝
廷不果北伐人皆恨之在職數年遷侍中成帝幸導府并拜導妻
曹氏有同家人坦切諫帝旣加元服猶委政于導坦言于帝曰陛
下春秋以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由是迂導出爲廷
尉鞅鞅不悅以疾去職加散騎侍郎遷尙書未拜疾篤庾冰省之
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

對邪冰深謝焉臨終與庾亮書以中原未復爲恨亮報書以祭卒
年五十一贈光祿勳謚曰簡

陶回

陶回丹楊人裴祖基吳交州刺史父抗太子中庶子回少辟公府
不就王敦命爲大將軍參軍轉別駕敦死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
司馬蘇峻之亂與孔坦請先發制峻庾亮不聽峻既渡江回復謂
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伏兵要
之可一戰禽也亮又不從峻果由小丹楊經秣陵夜失道執郡人
爲鄉導無復部分亮深悔之王師敗績回還本縣收合得千餘人
與溫嶠等筭力攻峻又別破韓晃事平論功封康樂伯擢北軍中
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時人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
聽相鬻賣以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替荒儉唯獨東

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之將窺疆場如臣愚意
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府郡軍資數萬斛
米以救乏絕一境獲全既而下詔筭救會稽吳郡依回振卹在郡
四年徵拜領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如故回性雅正不憚強禦
丹楊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
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對曰公以明德
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遠佞而與桓景造劫熒惑何由退舍導深
媿之咸和二年以疾辭職帝不許徙護軍常侍領軍如故未拜卒
年五十一謚曰威

晉書列傳二十三

庾亮

庾亮字元規潁川鄆陵人明穆皇后之兄也父琛永嘉中爲建威將軍會稽太守徵爲元帝丞相軍諮祭酒卒官亮美姿容善談論風格峻整時人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辟元帝鎮東西曹掾聘其妹爲太子妃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丞相參軍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帝方任刑法以韓非賜太子亮陳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焉亮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使詣蕪湖與王敦有所籌議敦歎其賢表爲中領軍明帝卽位遷中書監敦更忌焉然外崇重之敦反加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鳳敗督東征軍平沈充封永昌縣公固讓不受轉護軍帝疾篤

晉書卷之三十三
與王導等共受遺詔輔政加給事中領中書令太后臨朝政事一
洩于亮亮素與驃騎將軍領左衛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允不平
解其兵柄宗怒欲除亮遂以謀反誅允癸宗兄太宰西陽王羨王
導素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失人心宗誅羨癸天下咸望其翦
削宗室明帝遺詔褒進大臣不及陶侃祖約疑亮剛之允流怨言
蘇峻在歷陽擁強兵居近地招納亡命約遭胡寇請救朝廷不應
而峻救之峻約之交陰合琅邪人卞威與宗俱誅其兄闡奔峻亮
符峻送闡峻匿弗予亮懼亂出溫嶠江州王舒會稽弟冰吳郡以
爲外援徵郭默爲後將軍又修石頭城乃下詔徵峻峻約反嶠請
入援亮疑陶侃止之郗鑒在廣陵與王舒共請赴難亮又不許峻
遂犯京師亮督眾軍與戰建陽門未陳而潰亮乘小船西奔至尋
陽更與嶠共推陶侃爲義軍盟主侃將至眾議皆謂且誅亮以謝

天下亮往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
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既至石頭亮遣督護王彰討峻黨張曜
兵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然當今事急不
宜數使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亮勵士外
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事平帝幸嶠舟亮進見稽顙哽咽詔與
羣臣俱升御坐明日又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喻
亮上疏曰先帝不豫臣參侍醫藥登遐顧命又豫聞後事豈云德
授蓋以親也臣知其不可而不敢逃命實以田父之交猶有寄託
況先帝謬顧情同布衣加以陛下初在諒闇先后親覽萬幾宣通
內外臣當其地是以激節馳驅不敢依違雖知無補志以死報而
才下位高知進忘退乘寵驕盈漸不自覺進不能撫寧內外退不
能推賢宗長遂使四海側心謗議沸騰祖約蘇峻不堪其忿縱肆

凶逆事由臣發社稷傾覆宗廟虛廢先后以憂逼登遐陛下旰食
逾年四海哀惶肝腦塗地臣之招也臣之罪也寸斬屠戮不足以
謝祖宗七廟之靈不足以塞四海之責陛下矜而不誅有司縱而
不戮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朝廷復何理齒臣于人次臣亦何顏自
次于人理臣欲自投艸野息愆之心也而明詔謂之獨善其身聖
旨不垂矜察所以重其罪也願陛下覽先朝謬任之失雖衆寬宥
全其首領猶空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猶知勸戒之綱矣詔
曰省告懇惻執以感嘆誠是仁舅處物宗之責理亦盡矣若大義
既不開塞舅所執理勝何必區區共相易奪賊峻姦逆書契未有
今年不反明年當反愚智所見也舅與諸公勃然而召正是不忍
見無禮于君者也論情與義何得謂之不忠乎若以己總率征討
事至敗喪有司宜明直繩以肅國體誠則然矣舅遂上告方伯席

卷來下躬貫甲冑賊峻梟懸大事既平天下開泰衍得返正社稷
又安宗廟有奉豈非忘身陳力之勲耶方當策勳行賞豈復議既
往之咎乎舅且當上奉先帝顧託之旨引濟艱難使衍冲人永有
憑賴則天下幸甚亮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
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豫州及揚州江西都督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湖郭默之亂亮表求親征以本官加征討
都督與陶侃共禽默進號鎮西將軍固讓不受笄懇辭永昌封爵
許之陶侃移亮書曰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
報曰元帥指揮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陶侃卒遷江荆豫益雍梁
六州都督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號征西開府儀同三司假節亮
固讓開府遷鎮武昌初王導輔政委任諸將趙充賈寧等然不奉
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郗鑒與亮不從乃止至是亮與

鑒書曰昔于蕪湖反覆謂彼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嶽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陶公自茲迄今曾無悛改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豈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云當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主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宐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悖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寄坐上九亢龍之爻有位無民挾震主之威以臨制百官百官莫之敢廷見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于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含容

隱忍非謂其罪可宥良以時危國弊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釁懼而修己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請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也公與下官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姦不埽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鑒終不許故其事得息石勒旣死亮欲開復中原乃解豫州以授毛寶使戍邾城分遣諸將進據要害上疏請移鎮石城帝下其議王導欲許之郗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疏請而石城被寇邾城陷沒乃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進司空固讓不拜王導卒徵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又固辭自邾城之敗憂慨發病咸康六年年五十二卒贈太尉謚曰文康及葬贈永昌公印綬弟冰述亮遺意固辭乃止

庾冰

庾冰字季堅亮之弟也起家祕書郎預平華軼功封都鄉侯王導

請爲司徒右長史出補吳內史蘇峻之亂棄郡奔王舒于會稽舒使將兵討賊得復郡會師京都司馬滕含破賊有功封冰新吳縣侯固辭不受出補振威將軍會稽內史王導之甥兄亮辭不入輔乃徵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揚豫兗三州都督征虜將軍假節冰勤敏有吏幹禮朝賢擢後進朝野歸心爲政頗尙刑威殷融諫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宏況吾不逮敢廢法乎范汪以天文錯度請修供禦之術冰曰天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詔復論前功冰上疏曰臣門戶不幸以短才贊務覺及天庭殃流邦族若晉典休明夷滅久矣遭時顛沛復得陳力殉國之臣因之而奮立功于大罪之後建義于覆亾之餘此是臣等所以得復視息于天壤王憲不復必明于既往也此之厚幸可謂宏矣豈復得計勞納封受賞司勳哉願陛下曲降

靈澤哀恕由中申命有司惠臣所乞許之成帝疾篤中書符救宮門毋納宰相左右皆失色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詐衆心乃定進號左將軍康帝卽位又進車騎將軍冰懼權寵太甚固求出外會弟翼北伐以本號除江荆寧益梁交廣及豫州四郡都督領江州刺史假節鎮武昌臨發上疏請廣引時彥諮詢政道得失情僞務經聽覽詞甚懇至康帝崩太后臨朝徵入輔以疾不至尋卒年四十九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成

庾翼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也少有大畧杜父殷浩有盛名于時翼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中期以遠到溫旣尙主翼言于成帝曰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壻畜之蘇峻作難翼時年二十二兄亮使白衣領數百人備

石頭亮敗從奔西軍事平辟陶侃太尉參軍索遷從事中郎歷鄱陽西陽太守得民和遷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加輔國將軍假節石城被圍翼設奇潛致糧杖賜爵都亭侯亮卒授江荆司雍梁益都督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武昌翼年少遐邇慮其不稱比數年公私充實人情翕然後趙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來降翼銳然以滅胡平蜀爲己任東結遼東西結涼州慕容皝張駿並報使請師期時東土賦役煩重民多從海道逃入廣州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諸夷因此知造兵器翼並表論之般浩執高節翼召爲司馬不至移書請讓之浩父長沙太守羨爲政貪殘翼兄冰以浩故與書屬之翼報書曰般君始往雖多驕豪實有風力之益自頃以來奉公更退私累日滋江東爲政大較僂儻豪強以爲民蠹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

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山遐作餘姚半年爲官出二千戶政雖不倫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紀睦徐寧奉王使糾罪人船頭到渚桓逸還復而二使免官雖皆前宰之昏謬江東事去實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橫陷此中自不能拔脚于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荊州所統二十一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者復何異邪般浩傳唯載羨爲豫章不云爲長沙當是翼所劾免史文不具耳康帝卽位翼欲率眾北伐上疏曰賊虎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怨叛又欲洩死遼東皝雖驍果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欲北進移鎮安陸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尋陽太守袁真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銳三萬風馳上道笄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黃季欲笄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旣臨許洛竊謂桓溫可渡成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

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沒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率事
會兵聞拙速不聞工之久也于是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
百姓嗟怨翼實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詞帝及朝士皆
止之翼違詔遂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以胡寇有斃亾之勢暫率
所統致討山北並分見眾畧取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
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卒蒐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
處皆遠百姓所牒穀艸不充並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艸
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
每至冬令水多燥涸運漕用工實爲艱阻襄陽荆楚之舊西接梁
益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
轉運無滯進可以埽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畧淺
短荷國重恩志在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

聖朝威靈高畧下藉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
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蓄穀以伺二寇之釁天高聽邇未亟照察
朝議紛紜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徵下采降俘之言胡
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馘凶醜亦不可不進據
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宐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尙王愆期等
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關翼時有眾四萬詔加征討都
督翼大會僚佐親援弧矢而祝之曰我今行師若此射矣三起三
疊萬眾屬目氣皆十倍翼之將遷也舉朝以爲不可唯兄冰與翼
意同而桓溫及譙王無忌亦贊成之翼撫綏荒遠廣爲招納立客
館置典賓參軍胡騎出樊城遣冠軍將軍曹據擊之斬獲近半明
年四月梁州刺史桓宣擊後趙將李羆敗于丹水宣尋卒翼命長
子方之爲義成太守代領宣眾司馬應誕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

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屯戍西城以分宣任其年九月遣巴東太守楊謙伐漢走其將申陽獲其將樂高是月康帝崩踰月兄冰亦卒翼乃留方之戍襄陽自還夏口詔使翼還督江州代冰鎮武昌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仍請移鎮樂鄉不許遣益州刺史周撫西陽太守曹據伐蜀破蜀將李桓于江陽繕軍器積穀圖後舉永和元年六月疽發于背乃表第二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司馬朱燾爲南蠻校尉領千人守巴陵翼卒于夏口年四十一贈車騎將軍謚曰肅未幾部將于瓚戴壽等作亂殺曹據長史江彪司馬朱燾將軍袁真等共討誅之朝廷命桓溫代鎮方之兄弟並還豫章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潯人也祖暉揚州別駕伐吳之役說王渾疾渡

江及勿與王濬爭功不見聽許仕終豫州刺史父叡安豐太守充以文義見稱初辟王敦大將軍掾轉主簿敦兄含爲廬江貪汚狼籍敦嘗謂坐客家兄在郡定佳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卽廬江人所聞異于此敦默然左遷東海王文學敦敗繫官中書侍郎王導妻充從母充妻明穆皇后妹也故王導庾亮皆與厚善明帝亦親之充嘗詣導導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卿坐也成帝卽位遷給事黃門侍郎蘇峻之亂從駕石頭事平封都鄉侯拜散騎常侍出爲東陽太守除建威將軍會稽內史墓被發去官營葬徵侍中不拜葬畢除丹楊尹導亮並薦之導曰充器局方槩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尙書進號冠軍將軍又領會稽王師及導卒轉護軍與庾冰參錄遷尙書令加左將軍充以令錄內外統任宰相

糾正若事綜一人于課對爲嫌上疏固讓改中書令加散騎常侍
帝有疾二子炆幼庾冰勸帝立母弟爲嗣充爭之不能得建元初
冰輔政充以驃騎將軍出鎮京口及冰鎮武昌乃徵充入輔康帝
疾篤冰翼又欲立簡文充建議當立太子奏可穆帝卽位獻后臨
朝加中書監錄尚書充辭監加侍中翼臨終表以後事委其子爰
之充不可卒用桓溫又薦褚裒參錄裒固求外鎮然充深杖之每
曰得桓褚爲方伯殷浩居門下我可無勞矣充強力有器局立朝
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先功實不以私恩樹親戚然昵
近庸褻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靡費鉅萬而親友貧乏無所
施以此獲譏于世永和二年年五十五卒贈司空謚曰文穆弟準
字幼道高尚不仕充嘗勸之準曰第五之名亦復何減驃騎準于
兄弟行第五故以自謂云散帶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塲廟
而已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而充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郝
諂于道二何佞于佛準女爲穆章皇后宮中由是有佛堂至孝武
益親事焉

褚裒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祖碧武帝時爲尚書與
郭弈並諫楊駿不可大任有直聲官至安東將軍父洽武昌太守
裒少有重名爲桓彝謝安所貴初辟西陽王掾吳王文學蘇峻構
逆爲郗鑒太尉參軍峻平封都鄉侯稍遷司徒從事中郎除給事
黃門侍郎女爲康帝琅邪王妃拜豫章太守康帝卽位徵侍中遷
尚書固求出外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
伯恆使私童樵采何充代庾冰輔政徵爲衛將軍領中書令未暮
求出拜左將軍兖州刺史都督兖州及徐州之琅邪假節鎮金城

領琅邪內史康帝崩穆帝立獻后臨朝又徵入輔固辭拜徐兗青
三州及揚州之晉陵吳國都督衛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
口永和元年徵爲揚州刺史錄尚書固讓于簡文帝乃以簡文爲
撫軍錄尚書六條而進哀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聽還藩
哀又固辭開府何充卒哀薦顧和殷浩浩遂柄用五年二月梁犢
叛石虎哀遣督護王龕北伐本傳作徐龕獲其沛相支重降二千餘人既
而虎死中土大亂王俠或作浹以壽春來附哀表請大舉朝議以哀事
任貴重不宐深入可先遣偏師哀重陳前所遣督護王頤之等據
彭城後遣督護糜疑據下邳賊卽奔潰宐速發以成聲勢乃拜征
討大都督督青揚徐兗豫五州軍事率眾三萬進次彭城河朔士
庶降者日千計哀皆撫納甚得其歡心魯郡民五百餘家建義內
附請兵接應哀遣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龕違哀節度及趙

李農一作龕戰于代陂大敗邁戰死龕被執不屈死士卒得脫者財千
餘人哀上疏自貶請以征北將軍行事留鎮廣陵詔不聽貶號使
還京口解征討都督時遺民二十萬口內向已渡河哀軍罷皆遭
寇掠哀憂慨發病至京口聞哭聲甚眾問之代陂死者之家也哀
益慙恨其年遂卒年四十七贈侍中太傅本官如故謚曰元

殷浩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弱冠有美名尤善立言三府辟不就
爲庾亮征西記室參遷司徒左長史除侍中庾翼爲安西請爲軍
司浩素爲翼所輕遂僞疾去官屏居墓所翼移書讓之曰當今社
稷安危內委何褚諸君外託庾桓數族恐不得百年無憂亦朝夕
而弊足下少標令名十餘年閒位經內外而欲潛居利貞斯理難
全且夫濟一時之務須一時之勝何必德均古人韻齊先達邪王

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若以道非
虞夏自當超然獨往而不能謀始大合聲譽極致名位正當抑揚
名教以靜亂原而乃高談莊老說空終日雖云談道實長華競及
其末年人望猶存息安懼亂寄命推務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
身囚胡虜棄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寧可然乎而世皆然
之益知名實之未定弊風之未革也浩遂不起屏居幾十年時人
擬之管葛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衰永和二年何充奉簡文帝爲
撫軍執政用褚裒薦徵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頻陳讓自三月至
于七月乃拜受焉初桓溫與浩齊名每心競溫既滅蜀朝廷憚之
欲以浩抗溫遂構嫌隙時并閔誅滅石氏石并諸將張遇魏統或作
姚襄等先後來降溫請經畧中原不報而授浩中軍將軍揚豫徐
兗青五州都督委以開復浩亦毅然自任尚書左丞孔嚴言于浩

曰當今時事艱難可謂百六之運使君屈己應務屬當其會所以
日昃匪懈臨朝斤斤每欲深根固本靜邊寧國耳亦豈至私哉而
處任者所至不同所見各異人口云云無所不至頃來天時人事
良可寒心古人爲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閒日侍坐亦已猶申所
懷不審竟當何以鎮之老子云夫唯不爭則萬物不能與之爭此
言不可不察也愚意故謂朝廷宜更明授任之方韓彭可專征伐
蕭曹守管鑰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息廉藺屈伸之道平勃相和
之義令婉然通順人無閒言然後乃可保大定功平濟天下也又
觀頃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難以義感而聚著都邑
襍處民間使君常疲聖體以接之虛府庫以振之足以疑惑視聽
耳浩不能用以淮南太守陳遠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安西將軍
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開江西膠田千餘頃供軍儲師次壽

春而張遇以許昌叛附秦浩督謝尙姚襄討之秦師救遇王師敗于誠橋乃還屯壽春秦遷遇關中而戍許浩沿淮至泗口使戴施鎮石門劉邃鎮倉垣復還壽春潛誘秦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秦主苻健許以關中之任秦人僞許之降人魏統卒弟憬代領部曲浩使圖姚襄襄殺憬并其眾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啟代襄鎮譙而遷襄于梁表授梁國內史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于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爲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以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

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是也張遇作亂于長安秦主誅之其黨據邑以叛秦洛陽鎮將苻黃眉棄城西赴浩以爲梁雷事捷請進據洛陽修復園陵九年十月自壽春率眾七萬北伐召姚襄爲前驅襄叛襲敗浩于山桑浩棄輜重北就劉啓于譙襄遂據淮南上表自陳且罪浩浩遣劉啓王彬之討襄皆敗死桓溫上疏曰按中軍將軍臣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宏優賢之禮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亾羣凶殄滅百姓塗炭企遲拯接浩受專征之重無雪恥之志頓甲彌年傾竭資力收合亾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于芍陂龍會奇德作變

于肘掖羌帥姚襄率眾歸化遣其母弟入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
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用致逆命復不能以時掃滅縱
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于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
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眾之所
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飭法所以齊
眾伏願陛下上追唐虞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猶含宏
未忍誅殛宐且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猶可宣誠
于將來矣乃癘爲庖人徙東陽之信安浩之出師也將發而墜馬
竟以敗癘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
廷用違其才耳浩被放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戚容然終日書空
作咄咄怪事四字甥韓伯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之渚側詠曹
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然泣下後溫將以爲尙
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諾將畚書慮有謬誤開閉數四竟達空
函大迂溫意由是遂絕十二年卒將葬故吏顧悅之上疏訟之詔
復本官

晉畧列傳二十四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也父克字子尼以守正為邦族所敬王
 澄過郡問迎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對曰蔡子尼江應元澄曰甲乙
 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歷成都王丞
 相東曹掾典選有聲見政弊還家東嬴公騰鎮鄴以軍期逼為從
 事中郎與騰俱遇害謨弱冠郡察州舉公府辟苾不就避亂渡江
 初參明帝東中郎軍遷元帝丞相掾轉參軍歷中書侍郎義興太
 守王敦大將軍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遷侍中蘇峻擅政吳國內
 史庾冰走會稽峻以謨代之謨讓郡還冰遂與東軍同起義峻平
 拜五兵尚書轉吏部封濟陽男遷太常領祕書監庾亮奏請移鎮
 石城以規中原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暴逆之寇

晉書卷三十三

蔡謨

一

雖終滅亾當其強盛皆屈而避之原始要終歸于大濟而已豈與當亾之寇爭遲速之閒哉文王身圯于羗里故道泰于牧野句踐見屈于會稽故威申于強吳今日之事亦猶此矣賊假息之命盡而豺狼之力尙強宐抗威以待時或曰抗威待時時已可矣夫時之可否在賊之強弱賊之強弱在虎之能否自勒初起虎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國境土所據同于魏世勒死之日將相內外皆欲誅虎虎獨起于眾異之中劫嗣主除寵臣內難既定千里遠出一攻而拔金墉再戰而斬石生禽彭彪殺石聰滅郭權還據根本內外定四方鎮守不失尺土能乎將不能也前攻襄陽而不能拔誠有之矣不信百戰之效而執一攻之驗棄多從少于理安乎辟若射者百發而一中可謂之拙乎且不拔襄陽者非虎身也桓平北守邊之將也賊前攻之爭疆場耳得之爲善弗得則止

非其所急也今征西之往則異于是重鎮也名賢也中國之人所聞而歸心也今而西渡實有席卷河南之勢賊所大懼豈與桓宣同哉虎必率其精兵身來拒爭若欲與戰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守何如金墉若欲沮沔沔何如大江蘇峻何如石虎凡此數者宐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不能勝也金墉險固劉曜十萬所不能拔征西之守不能勝也又是時兗州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而今三處反爲其用方之于前倍半之較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沔水欲以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于城北慮賊來攻因以爲資故豫安軍屯以禦其外穀孰寇至丁夫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苜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寇唯據河北方之于今四分之一耳

士稚不能得其一而征西欲禦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來則必無糧致糧之難莫過峭函而虎昔涉此險深入敵國平關中而後還今至襄陽路旣無險又行其國內自相供給方之于前難易百倍前已經其至難而謂今不能濟其所易又所疑也然此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尙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溯流首尾百里若賊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陳而擊之將如之何王士與賊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開江延敵以一當千猶吞之有餘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算之勝朝議同之故亮不果移鎮郿鑿疾篤表謨自代出爲太尉軍司加侍中鑿卒拜征北將軍徐兗青三州及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都督領徐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春謨上疏曰壽春城小而固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其閒遠者財

百餘里一城見攻眾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大軍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唯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陳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誠也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銳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懼非策之長者石虎于青州造船數百浮掠沿海諸縣謨扼險置八鎮城壘十一烽火望樓三十餘處戍卒七千餘人東自土山西至江乘警備嚴密而士卒不勞康帝卽位徵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永和二年領司徒錄尙書六條四年冬遷侍中司徒固辭不拜六年三月以疾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自謨之入錄而殷浩爲揚州桓溫平蜀立大功朝廷欲崇浩以抗溫內外離貳故謨終

不肯拜司徒之命既而中土遭并閔之亂邊民降者相繼朝野欣
慶謂太平可立致謨獨深憂之或問其故謨曰夫能順天而奉時
濟六合于艸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所及必將
經營分表疲民以逞志才不副意畧不稱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屈
此韓盧東郭所以雙斃也引疾章十餘上十二月帝臨軒強拜之
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謨固稱疾薦帝年八歲俸甚問左右曰所
召何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皇太后詔必不來者宐罷
朝羣臣劾謨不敬請送廷尉謨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
待罪殷浩欲論以大辟荀羨曰今日殺蔡公明日必有桓文之舉
乃免爲庶人其後桓溫表論浩罪狀果以謨事首列云免數年復
授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遣謁者僕射就加冊命謨陳前疾未
愈終以不拜十二年年七十六卒贈侍中司空謚曰文穆謨長于

禮儀宗廟制度多所議定文筆議論有集行世總應劭以來注班
固漢書者爲之集解性方雅在王導坐見將奏女伎卽起引去導
亦不強也彭城王綖上言樂賢堂有明帝手畫佛像經歷寇難而
此堂猶存宐敕作頌成帝下其議謨上議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
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于雅好
佛道所未承聞盜賊奔突皇都隳敗而斯堂塊然獨存斯誠神靈
保祚之徵然未是大晉盛德之形容歌頌之所先也人臣覩物興
義私作賦頌可也今欲發王命敕史官上稱先帝好佛之志下爲
夷狄作一像之頌于義有疑焉由是寢罷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導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過江
曠首勅其議羲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也年十三謁周顓顓察而

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顛先割噉養之于是始知名及長辯
贍以骨鯁見稱起家祕書郎庾亮請爲征西參軍紮遷長史亮臨
物疏薦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徵侍中吏部尙書皆不就復授護
軍遷延未拜揚州刺史殷浩遺書勸之時浩與桓溫構隙養之以
書誠浩浩不從乃報浩書曰吾素志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
吾誓不許之手蹟猶存由來尙矣不于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
娶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
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
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
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恭以待
命浩不能用旣拜護軍苦求宣城乃以爲右將軍代王述爲會稽
內史浩將北伐養之以爲必敗致書止之言甚切至浩督安西將

軍謝尙平北將軍姚襄討張遇于許昌爲秦救所敗

史作爲姚襄所敗
誤也浩爲襄敗旋

卽被廢無復
再舉之圖

還屯壽春復圖再舉養之又與浩書曰知安西喪敗公

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
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孰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宏將來令天下
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
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
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
論一事可紀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
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
及宐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
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
將各復舊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

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尙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總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唯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簡文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宏大業者或不謀于眾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蹙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淩勝必空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餽糧自古爲難況今運轉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亾何待而不量力度德不弊不已此封內所以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叅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譙梁彭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嘗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

將不止林藪而已時東土饑荒募之輒開倉振貸賦役繇重吳會
尤甚募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遣尙書僕射謝尚史誤書曰頃
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不爾此郡久以蹈東海矣
今事之大者未布運漕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
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
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
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
復可知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江左平日揚
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
者眾息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
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余餘
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

征役及充運死亾叛散不返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
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
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亾叛百姓流
亾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亾絕沒家戶空盡差代
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
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
者可長充兵役三歲者可充襍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
邑旣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亾叛不移其家逃亾之患復如初耳
今除罪而充襍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
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宐邪募之雅好服食養性不
樂在京師會稽有佳山水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並築室其閒養
之初度浙江便有終焉之志王述喪母罷郡仍居郡境募之素輕

述一弔而已更不重詣述甚恨之既而述徵爲揚州募之遂偃病去郡竟家會稽以山水釣弋爲娛年五十九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遺旨固讓不受謝萬之任西藩募之以爲用違其才致書桓溫論之又遺書誠萬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最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

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人祖楚字子荆恃才傲物爲石苞作書與吳主孫皓見偁于世及爲苞驃騎參軍侮易苞因而構隙互相表奏遂制參軍施敬府主遷衛軍司馬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賀劉

毅以爲不祥楚上書請舉逸才隱士終于馮翊太守綽博學善屬文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餘年作遂初賦以見志焉除著作佐郎歷庾亮征西參軍章安令太學博士尙書郎殷浩建威長史王羲之右將軍長史永嘉太守拜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桓溫請遷都洛陽綽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濟江返皇居于中土正玉衡于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載之盛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不建淪胥秦京遂令胡戎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誠由道喪然中夏湯湯一時橫流百郡干城曾無完郛者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無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飛非惟信順協于天人而已實賴長江萬里畫而守之耳易偁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

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遺一河洛丘虛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夷滅生理茫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亾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爲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卽便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于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洩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返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驅蹶于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漚之飯田宅不可復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

安之地就桑非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民爲本疾寇所以爲民眾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及今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頓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于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深許清一河南運漕之路旣通然後盡力于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之資如此賊見亾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旣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治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墮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

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攻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溫見之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乃知人家國事邪轉廷尉領著作郎如故年五十八卒綽文爲時冠溫王郗庾之葬須綽爲文然後刊石焉
論曰諸庾自慙召亂發憤圖功殷桓抗衡各務所志豈真爲恢復計哉遂使江左疲弊淮南蕭索以經國之大猷供挾私之假借嗚呼甚矣道明逸少志存安內慙懃惻情見乎詞矣而懷之殆非得已桓溫徒爲大言綽之論事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文爲時冠豈虛也哉

晉畧列傳二十五

桓溫

桓溫字元子彝長子也年十五彝死蘇峻之難涇令江播實翻城應賊溫欲復讐而播備禦甚嚴三年播死三子居廬皆置刃杖中以自衛溫詭爲弔賓得入手刃之三子殁命由是顯名初彝與溫嶠友善溫始生嶠來賀試使兒唬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以嶠姓爲名嶠笑曰必爾後且易吾姓矣及長姿兒奇偉面有七星劉惔目之曰眼如紫石棱須如蝟毛磔孫仲謀宣帝之儔也選尙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襲爵萬寧男除琅邪太守遷徐州刺史庾翼卒拜安西將軍荆梁益寧四州都督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假節鎮江陵時永和元年八月也明年十二月溫將伐蜀眾皆以爲不可獨諮議參軍袁喬勸溫

喬字彥叔陳郡陽夏人父瓌成帝時奏立國學喬爲溫參軍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江夏

相溫議伐蜀喬曰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為弱將欲除難先其易者蜀以斗絕不
修攻戰之具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波聞之已入其險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禽之必矣論
者恐大軍既西胡必窺窬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為內有重防必不敢動縱復越
軼江渚諸軍自足守境不足憂也蜀平進龍驤將軍封湘西伯尋卒年才三十六溫悼惜之贈益
州刺史謚曰簡喬博學有文才嘗注詩論語孫
山松為吳內史死孫恩之難著後漢書百篇

溫從之使領二千人為軍鋒明年
軍至彭模或欲兩道並進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
士卒無返顧之心所謂人自為戰者也分為兩軍勢力不一萬一
偏敗大事去矣溫乃留參軍周楚孫盛等守輜重于彭模自率步
卒從江南指成都李勢命將從江北趣彭模不值溫攻楚盛不勝
救成都三戰皆北勢悉眾拒笮橋去成都十里溫參軍龔護戰歿
矢及袁喬馬首喬戰益力會鼓吏誤鳴進鼓遂拔少城勢夜走復
還面縛歸命溫停蜀經月以蜀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常侍常璩
鎮東鄧定為參軍百姓咸悅已而誓定及蜀故將隗文反復討定
之振旅而旋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五年四月石虎

死諸子爭立中土大亂褚裒北伐溫出次安陸上疏朝廷請議進
取水陸之空朝廷方忌溫平蜀功大任殷浩以抗溫寢溫疏不報
七月褚裒敗于代陂明年殷浩拜中軍將軍五州都督明年姚襄
來降十二月溫復請北伐率眾五萬徑下武昌朝廷大震得簡文
手書乃還鎮上疏曰臣近率所統欲北埽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
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詞旨危急憂及社稷
省之愧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
才非其人職在靖亂寇讐不滅國恥未雪幸因開秦之期遇可乘
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馳驅不遑
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芥容此
嫌忌豈非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虛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
眾涕流奔霍光盡忠上言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

患存亾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春秋陛下以聖淑臨朝恭已委任責成羣下方寄會通于羣材布德信于遐荒況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蹟無韓彭之釁而反閒起于胷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久消大事坐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眾慷慨卽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橫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坐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絕氣悲慨彌深臣所存者公所務者國外難未弭而內弊交與非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明年殷浩北伐敗于誠橋明年姚襄叛浩軍又敗詔溫兼督司州溫遂上表廢浩永和十年正月朝廷免浩爲庶人自是外政皆屬溫溫請伐秦拜表卽行率步騎四萬爲舟師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舍舟步道浙川以趣武關別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以分賊勢溫軍拔上洛獲

秦荊州刺史郭敬入武關破青泥至愁思埏秦主苻健遣其子生弟雄拒戰生勇捷絕倫陷陳殺應誕劉泐士卒死傷千數溫督眾死戰秦兵乃退敗諸白鹿原遂次霸上健悉精兵付雄雄先簡銳騎馳襲勳勳敗溫軍失勢溫指麥熟而健豫芟麥苗軍又乏食乃收三千餘口出潼關秦人隨而擊之亾失萬計至襄陽帝使侍中黃門迎勞焉初苻健降將周成叛據洛陽姚襄旣陷外黃許昌遂圖入洛溫請討之詔加征討大都督遣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身自江陵北伐時永和十二年七月也師次伊南軍屯水北溫親披甲督弟冲及諸將涉水奮擊大敗之襄越北邙而走遂奔平陽周成復降溫入金墉謁諸陵毀者繕復之置陵令遷降人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間執成以歸改封南郡公降臨賀爲縣公以封次子濟升平元年二月慕容儁死子暉立儁弟恪輔

政燕強盡取司豫青兗地徐州荀羨豫州謝奕頻敗退郗曇代羨

謝萬代奕復不能抗燕

羨字令則松之子也蘇峻之亂隨父在石頭羨年七歲峻甚愛之恆抱置鄴上羨陰自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矣年十

五選尚尋陽公主拜謝馬都尉殷浩執政拜北中郎將徐州刺史徐兗二州及揚州之晉陵軍時年二十八北鎮淮陰屯田于東陽之石鼈加監青州軍領兗州刺史鎮下邳燕攻齊公段龕于廣固詔羨救之至琅邪不敢進攻燕別將王騰于陽都禽之燕陷廣固羨留諸葛攸等戍泰山琅邪而還後攻燕十城斬其將慕容蘭又克山莊執其將賈堅燕救至敗還以疾解職

哀

帝隆和改元燕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時徐州庾希鎮下邳豫州袁真鎮壽春溫使竟陵太守鄧遐率舟師及希助祐守而上疏曰巴蜀既平逆胡消滅時來之會既至休泰之慶顯著而人事乖違屢喪王畧復使二賊雙起海內崩裂河洛蕭條山陵危逼所以遐邇悲惶痛心于既往者也伏惟陛下鳳栖外藩龍飛皇極時務陵替備徹天聽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是以九域宅心幽遐歧踵思佇雲羅混綱四裔誠宐遠圖廟算大存經畧光復舊京疆理華夏使惠風陽澤洽被八表霜威寒飈交振無外豈不允應靈休天人齊

契今江河悠闊風馬殊邇向義之徒覆亾相尋而建節之士猶繼踵無悔況辰極既迴眾星斯仰本原既運枝派自遷則晉之餘黎欣皇德之攸馮羣凶妖逆知滅亾之無日騁思順之心鼓雷霆之勢二豎之命不誅而自絕矣夫先王經始貴中區而內諸夏誠以晷度自中霜露惟均冠冕萬國朝宗四海故也自強胡陵暴中華蕩覆狼狽失據權幸揚越蠖屈以待龍伸之會潛蟠以俟風雲之期蓋屯圯所鍾非理勝而然也喪亂繇邇五十餘載先舊徂歿後來童幼班荆輟音積習成俗遂絕望于本邦宴安于所託眷言悼之不覺悲嘆臣雖庸劣才不周務攝官承乏屬當重任願竭筋骨宣力先鋒翦除荆棘驅豺狼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請一切北徙以實河南資其舊業反其土宇勤農桑之務盡三時之利導之以義齊之以禮使文武兼宣信順交鬯井邑既修綱維舉然後

陛下建三辰之章振旂旗之旌冕旒錫鑾朝服濟江則宇宙之內
誰不幸甚夫人情昧安難與圖始非常之事眾人所疑伏願陛下
波獨照之明斷常均之外責臣以興復之效委臣以終濟之功此
事既就此功既成則陛下盛勳比隆前代周宣之詠復興當年如
其不效臣之罪也褰裳赴鑊其甘如薺溫自與殷浩構隙八州資
儲不上供朝廷匱乏又燕主之殂眾咸謂中原可圖而溫獨憚慕
容恪及逼洛陽懼不能救故爲大舉欲以恐動朝廷覬朝廷懼而
止已以爲謝責之地疏上舉朝皇遽用揚州刺史王述策下詔褒
嘉委重于溫又改授溫并司冀三州都督而罷其交廣溫加督交廣當
在改封南郡時
賈俾得揣意北征溫竟表辭不受事亦不行興寧元年加侍中大
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溫以既總內外不宐在遠率舟軍進次合
肥加揚州牧錄尚書召參朝政溫疏求進臨河洛不許溫乃奉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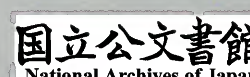
下至赭圻朝廷又使尚書車灌止之溫遂止赭圻固讓內錄遙領
揚州牧三年移鎮姑孰二月而哀帝崩帝奕卽位三月而洛陽爲
燕所據太和三年加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聞慕容恪卒乃謀伐燕
明年四月發姑孰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
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泣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
境登平乘樓眺矚中原顧謂僚屬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自行經金城至此舊史然在伐姚襄時按溫以建元元年
自琅邪內史遷徐州刺史至永和十二年伐姚襄僅十三年
柳雖易長亦未能便至十圍且金城在臨沂僑縣西南三十五里蒲洲上實土江乘今攝山東北
江中溫伐姚襄自襄陽而北路不出此亦未嘗經涉淮泗也太和四年溫伐燕自姑孰乘舟順江
而下經金城入淮泗登平乘樓此爲合矣
上湖建元元年得二十六年柳可十圍將自沛入河參軍郗超曰清水入河
其力不足以漕運寇若不戰因資無所不可不慮也不如悉眾卷
甲徑造鄴城守則城鄴爲難戰則呼吸可波彼服公威畧必望旗
奔走退還幽朔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若

謂此計輕脫務為持重便當頓兵河沛控引糧運令資儲充備足
及來夏雖如賒延終亦濟克舍此二策連軍西進進不速波退則
狼顧日月相引黽俛秋冬船道既以踧滯裘褐不足禦寒恐此限
闕非惟無食而已溫不從進攻湖陸執慕容忠戰黃虛敗慕容厲
降高平破傅顏于林渚進至枋頭燕主暉將北走溫軍不時進為
慕容垂所敗死者三萬人溫收餘眾屯山陽浦諉罪于袁真廢為
庶人真怒據壽春以叛溫移鎮廣陵發徒築城疫作死者復數千
人百姓嗟怨明年圍壽春敗燕秦援師明年克壽春初溫自負雄
傑有以王敦擬之者意甚不平欲立功關洛以圖九錫嘗臥對親
僚曰為尔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不能流
芳百世復不足遺臭萬載邪秦燕再舉志業不遂行經王敦墓復
望之曰可人可人既克壽春問于郗超曰足雪枋頭之恥乎超曰

未也因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邪溫曰卿欲何言超
曰任天下之重者膺天下之責外無武宣之勲內無伊霍之舉何
以易視聽鎮異同乎溫深納之遂謀廢立

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為桓溫征西掾轉大司馬參軍深見禮待加散騎侍郎父愔在北府溫每
曰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居之愔與溫賤欲共獎王室超見毀之更為作賤自陳老病不
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大喜即轉愔會稽簡文既立遷中書侍郎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曰未
得見坦之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轉司徒左長史母喪去職嘗謂其父名公子位遇應
在謝安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游而已愔懷憤憤發言慷慨由是與謝氏不睦服闋除散騎常侍
出為臨海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按超佐溫定廢立之謀則有之矣就宿之言
至為要密安得宣露人聞初元明之世郭璞為讖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

有人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賴
子之夢延我國祚痛子之殞皇運其暮兄弟代禪言成帝有子而
傳弟也李去子為木車脫軸為巨河內大縣為溫二子者溫字元
子會稽王名道子也溫未篡而死會稽卒為桓元所害而晉亾簡
文帝既立溫復鎮姑孰帝不豫詔溫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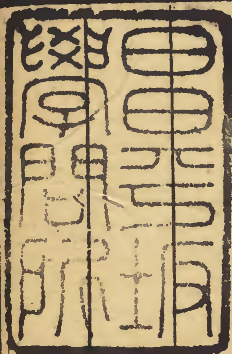


相見便來便來一日夜四詔溫以疾辭帝崩溫奉遺詔不悅與弟
冲書曰遺詔使吾依諸葛武侯王公故事耳孝武帝既立溫入朝
拜高平陵且拜且言臣不敢既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又
問殷涓何狀也答曰肥短溫曰然向亦見在先帝側涓浩之子也
浩癡死涓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處故溫疑而害之溫疾作停
京師十有四日復還姑孰遂不起年六十二賜九命袞冕之服喪
葬依安平獻王故事贈丞相謚曰宣武溫自癡立意存革命簡文
大漸望臨終禪位孝武立又求九錫事雖未行天下莫不震動及
卒弟冲代任盡反溫所爲故兄弟父子並以功名終孝武之世無
敢議溫不臣者惟太學博士范_宏之疏訟殷浩多敘溫逆迹卒坐
淪落焉先是謝石卒_宏之議謚譏其貪墨及是復論溫謝族方顯
桓宗猶強僕射王珣又溫故吏三怨交集竟格_宏之議出爲餘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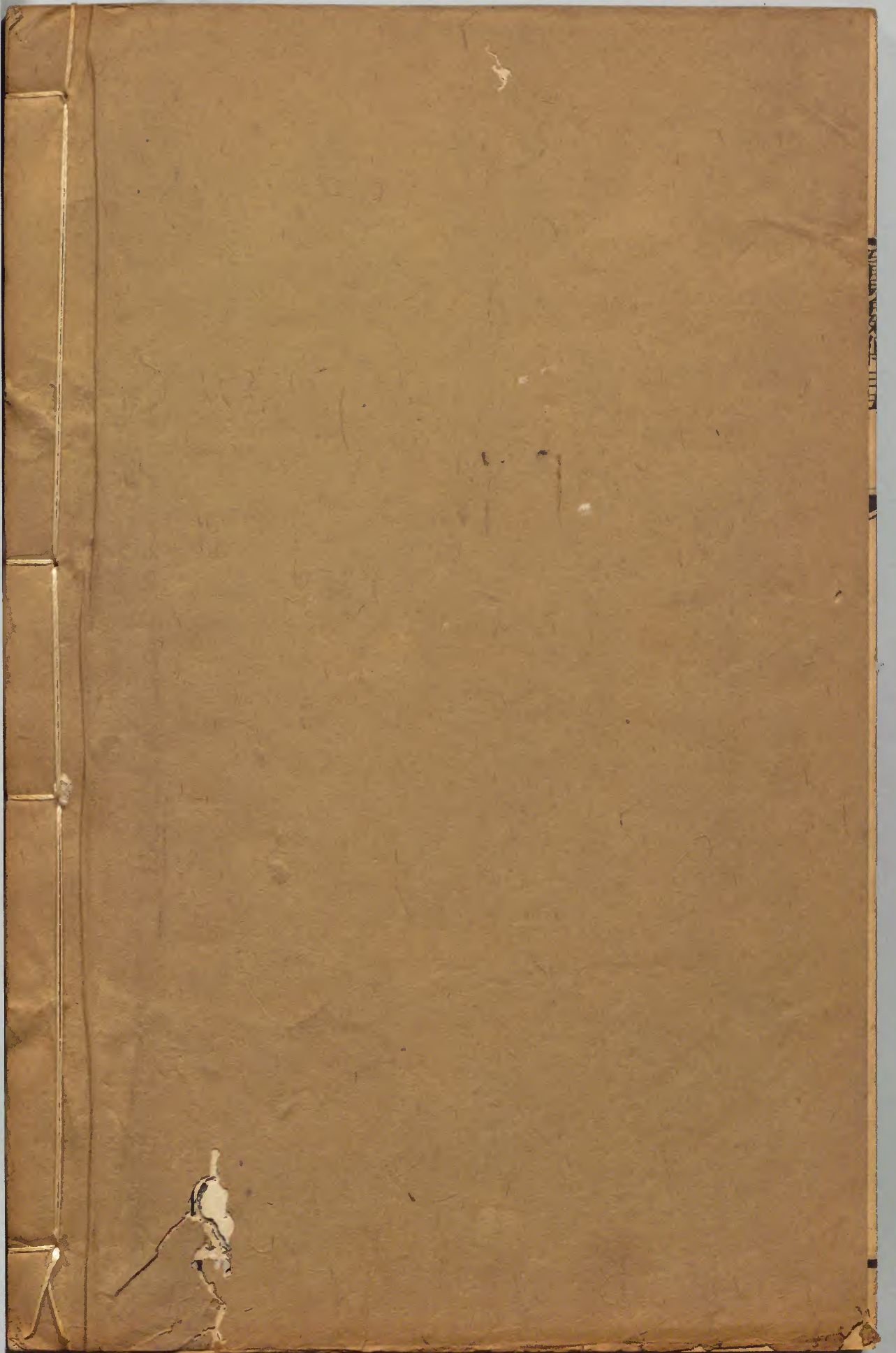
令將行與會稽王道子書曰桓溫事迹布在天朝王珣感提拔之
恩懷入幕之遇託以癡昏立明足表忠節昔周公居攝成王幼弱
猶避君位復子明辟漢宣年未二十霍光亦返萬幾若溫忠誠何
不仰遵二矩方提勒王公匡總朝政逼脅袁宏使作九錫之文謝
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上天降怒奸惡自亾社稷危而復
安爾中興以來號令威權多出臣下中宗肅祖斂衽于王敦先皇
受屈于桓氏今主上親覽萬幾明公光贊百揆復不大明國典不
審復欲誰待又與王珣書責以劉向父子之事痛規切之_宏之字
長文汪之孫也終不得調卒于餘杭

論曰道子對桓_元斥其父晚途作賊抑而不用長文之言固深入
之矣王殷肇釁禍鍾毒流晉祚旣衰桓宗亦覆然則彰瘡之權貴
有風聲之樹先崇其實則名正而化隆徒爭其名則實乖而事僨

世之汲汲于疾惡者其亦審所務哉



天保六年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cover, likely a library or archival stamp.